

浪漫大師郁達夫(六)

馮永材

——郁達夫王映霞此恨綿綿

「浪漫大師郁達夫」係本誌邀請名作家的聯合創作，輪流執筆，各寫極精采的片段。第一段由劉方矩先生寫到郁達夫和王映霞初次見面，第二、三段由康僑先生主撰，第四段起由馮永材先生主撰，類似接力賽，但行文語氣力求統一，這是中外雜誌的一次新嘗試，敬請讀者注意。

編者

最新最重要的證據

讀完了本誌上期所刊的三篇附錄，可知郁達夫所謂：「朋友姦淫了我的妻子」。他所獲得的唯一證據，僅是他在武漢住所屋角檢到的「×君寄來的情書三封」，而且其中有一封：「敘述映霞失身之夜事很詳細」。因此，筆者所獲以下的一段事實，應該是非常重要的，至少大有助於讀者判明是非真象的。

早在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，日寇轟炸機入侵杭州寬橋機場，被我英勇空軍擊落其九架，締造空前未有之光輝戰蹟。但是，也正因為八一三淞滬之戰爆發，八一四敵機首次炸射杭州，乃使杭州居民人心惶惶，有如大難臨頭，一致認為戰事波及乃是遲早間事，絕大多數人都在做逃難的打算。有一天晚上，郁達夫、王映霞雙同赴孫百剛的住處，和孫百剛商議今後的動向。郁達夫分析當時戰局，然後表示他的意見說：

「以我的看法，華北或許有問題，華中方面的戰事，很快就可以解決。所以我想走陸路回福州上班，把映霞母子暫時留在杭州。萬一杭州有事，也可以回我富陽家鄉去避一避。」

但是孫百剛不表贊成，他的看法和郁達夫不一樣，孫百剛帶點激動的說：

「這一次的中日之戰，很可能會擴大為全面戰爭。你們一家最好不要分散，要到福州就一齊到福州，要留在杭州就一齊留下。因為杭州離京滬兩地很近，京滬有事必遭波及。富陽雖然可以暫時避避風頭，但始終非久安之所。不如福州向非衝要之地，短期之內可保安全，我看你們還是全家搬到福州去吧。」

郁達夫也認為孫百剛的意見很對，不過，他也有所躊躇，他訥訥的說：

「這一回，我請假請得很久。尤其在這時局緊張的時候，我更應該趕緊趕回福州去上班，表示我的負責。所以我不能在杭州久等，我得馬上

動身。」

一提到馬上就得動身，王映霞又大大的為難了，她說：

「風雨茅廬剛剛造好不久，我們的一家一草一木全都在那幢房子裏，光是收拾收拾，也得好些天功夫。說走就走，那怎麼行呢？」

郁達夫一臉苦笑的說：

「現在的問題，就在於我不能在杭州久等呀！」

王映霞癡神想了一想，終於下了決心說：

「我看還是達夫先到福州去，我帶着孩子暫且留在杭州。希望這回戰事不會擴大，免得我們拖兒帶女，千山萬水的跋涉。」

逃難的事就這麼決定了。顯而易見的是，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中旬為止，郁達夫的感情猶未有裂痕，至於「毀家詩紀」所謂一九三七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）五月，王映霞從福州回杭州：「在這中間，亦時聞伊有行爲不檢之謠」是不能成立

的。否則，郁達夫在杭州被炸前後又回過一次杭州，兩夫婦還和孫百剛商議過逃難之事，如果他已風聞王有「行爲不檢」之事，他又怎麼會讓王映霞留在杭州呢？何況，郁王和孫百剛臨別之際，孫百剛還用很懇切而略帶感傷的口吻，緊緊握住郁達夫的手說：

君左之：昨晚發行，怒未信，親
 當春以上神心恨自，感慨無
 量，勉之，兩律上之終止。

遊北漢壽縣寄李君左

敢將春屬比神仙，大難來時倍可
 憐，澤國儘多商榷，吳湖御初度日
 如年，綠草春遊春過明，紫雲勾抄如
 女，高亦領，寶香資，德權，度，度，新語
 入，隱，致。

公身賤原知是禍胎，五蘇春初不奈顏回，
 九州詩鐵給改器，一餘痛不克自釋，
 (內子：其寶田一，餘而共身，亦不勝不勝也)
 昨夜剛逢逢牛女會，化生再上鳳凰
 臺，取燕那上最南日，怕聽人歌悽
 悽來。

今日又有西竺三山寺僧之物，即將
 呈也。致頌
 獨安！· 弟 達夫上
 八月三日。

郁達夫致名詩人易君左教授函墨跡。

「大局未可逆料，凡事多多小心。我們不久也要離開杭州。此後行蹤，彼此應多通訊，千萬不要失掉聯絡。」

再則，在那一次郁達夫隻身由杭入閩途中，他所寫的一首七絕：

「中元後夜醉江城，行過嚴關未解醒；寂寞渡頭人獨立，滿天明月看潮生！」

民國二十六年的中元節，時在陽曆八月二十日，計算時日，與上記各節完全照合。詩中思家之情頗切，更足證實當時王映霞猶未「失身」。

三封情書內容如何

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，日軍在金山衛（杭州灣）登陸，浙中大亂，杭州居民紛紛逃難。郁達夫還在福州，王映霞仍舊按照前議，帶着一家大小逃到富陽，她並未住到富陽郁達夫的老家，在城裏租了一幢半中半西式，相當雅潔的小屋住下。有一天夜晚，她跟孩子們吃過了晚飯，孫百剛忽然匆匆來訪，亂後重晤，非常高興。她連忙關照傭人，再開出飯來供孫百剛和他朋友的汽車司機進食。飯後相談，這才知道孫百剛和他的續絃夫人是逃往臨安，新登之間，深山裏面一位親戚家中去暫避一下的。她已經把他太太送到山裏，打算回一趟杭州，處理公務，然後等到緊急的時候再走。因為當天無法趕到，只好在富陽過夜。

順便探望一下王映霞和她的孩子。

接下來他又問了幾句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。

王映霞簡略的回答過了以後，孫百剛很關懷的問起——

「映霞，萬一將來富陽吃緊，你有什麼打算？」

一聽這話，王映霞不由柳眉深鎖，心生怨懣，她憤憤然的說：

「達夫真是太沒有盤算了，他不該把我和小孩子丟在杭州，自己一個人跑到福州去。現在雖說我自己逃到了富陽，可是，我還是進退兩難，心掛兩頭……」

孫百剛打斷了她的話再問：

「假如富陽也住不下去了，達夫還是不能來接妳，那妳怎麼辦呢？」

王映霞不假思索，堅決的說：

「將來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，我只好帶着孩子往金華那一帶走，從金華轉到福州找他去。」

這時候，孫百剛便詳細詳細的，告訴她自己一家避難處的地址，叮囑王映霞說：

「萬一富陽突然緊急，你們不妨也到新登去，跟我們到深山裏暫時避一避。」

王映霞聽得很仔細，她走到寫字桌旁，坐下取出紙筆來把地址抄上。然後，她突如其來的打開一個抽屜，取出了一束信，遞給孫百剛，坦然的說：

「這幾封信，請你仔細的看一看！」

孫百剛有點困惑不解，他伸手接過，就着黯淡的燈光，一封一封的細看！

那正是郁達夫所謂的「王映霞失身」證據，信是郁達夫的好友，×廳長，浙省××界領袖——「乘人之危，佔人之妻」者寫的。

由於郁達夫僅祇公開宣佈過王映霞與某廳長的姦情，並未將×廳長的三封情書公然示人。因此，孫百剛便成爲唯一讀過這三封「情書」的郁王之友，他曾坦率的說過：

「所謂某君也者寫給她的信，信中說話，非常平淡。大概說些戰事的發展，前途的推測，杭州的空襲，機關的疏散等事。我對於信的內容，當然不感興趣。關於某君和映霞間的情形，我在杭州並不知道，記得曾有人問過我，我說不知道。後來那位問的人又說了很多的話，我也曾替映霞解釋。」

不過，因爲孫百剛本人也是個比較守舊的人物，他對某廳長和王映霞通那些「非常平淡」的信，也有點不以爲然。因此他曾明白的表示態度，在富陽之行後，告訴朋友們說：

「關於某君，我不熟悉，不敢置論。關於映霞，我知道她一向對於男女交際，落落大方，不拘痕跡。也許因爲彼此來往密些，言語隨便些，因而引起了流言蜚語。事後我當然不便開口去問映霞。根本我不喜歡刺探別人的隱事，更何況是男女間的事。所以一直置之腦後，不聞不問。直到那天映霞拿出某君的信給我時，我想這倒是絕好的機會，不可錯過。某君負一省××行政之責，當此國難臨頭之際，何以會有如此閑情逸致，對一個朋友的夫人，寫這種媚語家常的信？同時，我還想將上次在杭州聽到的那些話告訴她

，使她有所警惕！」

三春戀暉阿娘不歸

然而，很不湊巧，正當孫百剛決心作此一問，作此規勸時，驟然之間，隣近起火，經過了一陣騷亂，直到午夜方始平息。那時節，孫百剛、王映霞俱已人困馬乏，精疲力竭，孫百剛進入王映霞給他準備好的客房，心中還想明早再問再談吧。詎料翌日一早，司機催他起床就道，孫百剛只好走到王映霞寢處的窗口，高聲道別，就此匆匆離去。自此再無一面的機會，他所想要問，要說的話，自也無從提及了。

郁達夫公開發表「毀家詩紀」，王映霞立以「一封長信的開始」與「請看事實」二文，痛加駁斥，郁達夫有郁達夫的悲痛，王映霞也有王映霞的憤慨。郁達夫的心情，很可以借用民國十六年八月十四日，所寫的一段日記九種「後敘」，使中外讀者望文生義，有所瞭解。——當然，十二年所發表的日記九種並不包括十二年後發表的「毀家詩紀」在內，不過，郁達夫的那篇後敘，却彷彿是爲十二年後事寫的，郁達夫說：

「半年來的生活紀錄，全部揭開在大家的眼前了。知我罪我，請讀者自由判斷，我也不必在此地強辭掩飾。不過，中年以後，如何的遇到感情上的變遷，左馳右旋，如何的作了大家攻擊的中心？犧牲了一切還不算，末了又如何的受人暗箭，致數十年來的老友，都不得不按劍相向。這些事情，或者這部日記，可以爲我申剖一二。」

「文人賈到日記和書函，是走到末路的末路

時的行爲。我的所以到此地步，也是由於我自己的生性魯魯，致一誤於部下的暗箭（按指創造社的部下），再誤於故友的遠離。讀到歌德晚年敘言（浮士德）的卷首之詩，不自覺地黯然淚落了。

「唉！總之做官的有他們的福份，發財的有他們的才能。而借虎威風，放射暗箭的，也有他們的小狐狸的聰明。到頭來弄得不得不賣自己的個人私記，以餬口養生的，也由於他自己的愚笨無智。」

「我不怨天，我不尤人，更不想發牢騷。不過想自己說說自己的倒囊行徑，請大家不要再去蹈我的覆轍。」

「編完了半年的日記，茫茫然，混混然，寫這幾筆字，好作個後敘。」

「毀家詩紀」公開發表之初，郁王都在星洲，當時郁達夫身爲星洲日報副刊「晨星」、「華僑週報」、「星洲半月刊」和「星洲畫報」的主編。王映霞也在主持星洲日報婦女版。兩夫婦間事一經宣揚，反目成仇，其間經過連續十個多月的文字攻訐和當面爭辯，方始在民國二十九年三月獲得協議，登報離婚。是年秋王映霞離星返國，郁達夫還在南天酒樓設宴祖餞，席間有感於懷，悲不自抑，詩興有如潮湧，他一連寫下了如次兩首賦別之作：

一、南天酒樓餞別感賦二首

自剔銀燈照酒卮，旗亭風月惹相思，
忍拋白首盟山約，來譜黃衫小玉詞。
南國固多紅豆子，沈園差似習家池，

山公大醉高陽後，可是傷心為柳枝？
 愁懷端賴麴生開，厚地高天酒一杯，
 未必有情難遣此，本來無物却沾埃。
 楊枝上馬成馳騁，桃葉橫江去不回，
 醉後何須人臥錦，笑他劉阮是庸才。

二、有寄

大堤楊柳依依，此去離多會自稀，
 秋雨茂陵人獨宿，荊風棘野雉雙飛。
 縱無七子齊哀社，猶有三春各戀暉，
 愁聽燈前見筆語，阿娘真個幾時歸？
 三春者，指的是王映霞生的三個兒子，郁飛，
 字陽春、郁雲，字殿春、郁均，字建春。

王映霞的理想歸宿

至於分袂以後郁王這一對冤家的結局，則郁達夫不久以後又和蘇門答臘本地小姐，年方二十，小他一半的何麗有女士結了婚。其後竟遭日軍慘殺，死難經過，則筆者又有一項新的資料如下，那是署名茲九的一位郁氏好友，寫給郁子郁飛信中的一段，可以說是最正確，最接近事實的史料：

「關於你爸爸的事情是這樣的：在新加坡淪陷前五天，我們一同離開新加坡，到了蘇門答臘附近小島上，後來又溜進了蘇門答臘。那時我們大家都改名換姓，化裝了生意人，誰也不知道我們的來歷。有一次，你爸爸不小心，講了幾句日本話，就被日本憲兵來抓去，強迫他當翻譯。他沒有辦法，用趙廉這個假名，在蘇島憲兵隊工作

了六個月。在這期間，他用盡方法掩護自己，同時幫助華僑，所以他給當地華僑印象極好。……後來，他買通了一個醫生說有肺病，不得不辭職，日本人才准了他。他和汪金丁先生和其他的朋友在鄉間開了一間酒廠，生意很好，就此維持生活。直到日本人投降後，他想從此可以重見天日了。誰知一天夜裏，有一個人來要求他幫忙一件事，他就隨便拖了一雙木屐，從家中走出，就此一去不返。至於來誘他出去的人是誰？現在還不清楚，大約總是日本人。……問題是在此，日本投降後，照例兵士都得回國，而憲兵是戰犯，要在當地聽人民控告的。人民控告時，要有人證物證，你爸爸是最好的人證，所以他們害死了他！……」

因此，郁達夫之慘死於抗戰勝利後，可謂為千古奇冤。苦瓢和尚曾哭之以詩云：
 毀家一怒走炎荒，骸骨未收慨兔倭，

湖上尋詩無好句，舊游處處感淒涼。
 當其時，郁達夫之母早在富陽故鄉餓斃，長兄郁華復於上海遇刺而死。郁氏死了很久以後，他的兒子還在重慶報章刊登尋人啟事，文人際遇之慘，莫過於郁氏，正好應了朱似愚的論相：「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」。

至於王映霞，則自星洲返國抵達重慶以後，經友人介紹出任外交部秘書，由於她已與郁達夫正式離婚，追求者頗眾。未幾她便嫁給了三北輪船公司重慶分公司經理鍾賢道，婚後夫妻感情彌篤，曾在江津白沙居住甚久，生活優裕，頗有詩紀，其「川中雜詠」詩中曾有記云：

翠竹蒼松繞屋栽，江邊溪畔任徘徊，
 人間多少清閑福，豈是黃金買得來。

抗戰勝利後，郁達夫屍骨無蹤。王映霞却已和她的後夫同往蕪湖任所，仍然安享其人間清福。大陸淪陷，不知所終。

中外文庫
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

定價伍拾元 請速購閱

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的一生中，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，最離奇的際遇，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，當了和尚，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。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，刻已由鈕先生撰成「還俗記」。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是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